

循規蹈矩的典型人物

周 民

追 念 王 鎮 宙 兄

快兩年了，我時時刻刻想寫一篇文字紀念故台灣銀行總經理王鎮宙兄，可是一拿起筆來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心酸，連一句話也寫不出來。雖然他故世將近兩年，但他的爲人和他那循規蹈矩的典型，像仍活著在我的眼前一樣。

民國四十二年，政府爲貫徹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，將公營的農林、工礦、水泥、紙業四大公司轉由民營，我跟隨當時頗負名望的林頂立先生入農林公司服務。這個公司所包括的事業計有鳳梨、茶葉、水產、畜產四個分公司，鎮宙兄在公營時期已是畜產公司的副理了。我從許多飼料商人口中，知道他爲人正派而且不要錢，可說仰慕已久。記得那時我們常在總公司財務處碰面，互相熟識，但因彼此年輕氣盛，雖然見了面誰也不肯先向誰打招呼，後來農林公司狀況不佳，他先離開，我也隨後離開，我們建交反而在離開農林公司同事之後。

離開農林公司後，鎮宙兄好像是閒了一段時間，到了四十六年十一月他才發表省合作金庫協理。我沒有多久，也到了省公路局服務。他在館前路辦公，我則在距離相近的懷寧街，彼此僅隔一條街道，因之每隔三五天常相約敘在一起吃午

飯，他穩當節省，從不浪費，歡喜麵食，所以我們經常上北方小館，我對他雖有分際，他却不嫌地位懸殊，當我是朋友，相交甚篤，無話不談，無事不討論，有時見解不同，甚至於互動肝火，我總是堅持原則，不肯相讓，他亦能加以見諒，這是承蒙他看得起我的地方。

他在合作金庫由協理而總經理，在他任內對於合庫所有的貢獻和業績，已昭共仰，用不着我多說了。其後連他接過台灣銀行總經理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所表現的才能，亦爲人們所稱道。無論長官同事工商界的朋友，無不爲他的壯年故世感到悲痛！而我呢，正是痛失良朋益友，欲哭無淚了。

台灣銀行他接事不久，便告訴我工作很忙，他居高位，我正失業，雖在百忙中，仍不見棄，不忘朋友，只要一有空，便約我餐敘，或去仁和園吃麵線，或去一條龍吃餃子，偶爾一起也到新開幕的大飯店喝一壺咖啡輕鬆一下情緒，和他一起總是他掏腰包，像目前這樣現實的社會，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看待朋友的。有時他約我我不想去，推說心情不好，他在電話中總是說心情不好也要吃飯呀，承他這樣懇切關懷，我也就未敢拂他

的好意了。

十數年我們道義相交，時間愈久愈對他敬重。莫看他氣宇不凡，但他身邊總是帶着一個破皮包，凡是熱朋友都知道的，皮包裏面你可以一眼而見夾着幾張舊鈔票，實在寒酸得很，真不像是家銀行的總經理，朋友們都說他是小兒科，他亦一笑置之，不以爲忤，他自奉節儉，無論長官部屬親友入皆知之，尤其他家中的飯菜就連一個普通平民都不如，這是外人很少知道的。有一次在一起我向他說，你已經做到銀行總經理，雖然不算大官，但地位也很高了，總不應該讓自己的哥哥和弟弟顯得太苦，這樣人家對你會批評的。他說我有什麼辦法，我如果不是我太太做事，還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怎樣過呢？廉節清苦，由是可見。忽然我的心情沉重下來，我想在這個混濁的世界，何處去尋找這樣清操罕有的好人呢？

鎮宙兄逝世了，令我痛失一位益友，像他這般壯年，以他的才華，倘使天假以年，我敢說他定能爲國家有更大的貢獻。凡認識他的人莫不同聲惋惜！但他逝世了，十數年親炙至深的友人，溘然長逝，對我來說，精神上所遭受的打擊，從他去世到今日，無一日不在追念之中。